



幼儿园 破局之路

02 现状

园所孩子骤降三分之一，突然被裁员

“距离放寒假时间还有10分钟时，园长突然把我叫到了办公室。”23岁的陈梦(化名)回忆起今年年初那个毫无预兆的通知，仍然很失落。此前她在长沙市岳麓区某连锁幼儿园工作，她告诉记者，“还没踏入园长办公室前，我心中还暗自窃喜，可能是要给我涨工资了，毕竟工作4年了，总归是要往上走一步。”

没想到，园长却告诉她：“因为经营、生源骤减等问题，园所需要合班、减少教师数量，资源重新整合。经过慎重考虑，非常遗憾，我只能辞退你了。”

这当头一棒，让陈梦仿佛从云端跌落谷底，心中五味杂陈。

2019年，陈梦怀揣着对幼教事业的满腔热情投身幼教行业。工作第一年，幼儿园共有7个班，300余名学生。她当时负责的是IC班，教室很大，有特色分区，孩子们在软件、硬件极佳的教室中，慢慢探索着、建立着与人群、环境的关联。“看着孩子们每天的小进步，我感觉我的未来有着一片大好前景。”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陈梦逐渐感受到了幼教行业的寒意。最开始，IC班限额15人，一个班配3名老师和1名保育员，后来平均每个班的学生慢慢只剩10个、8个、6个……幼儿园整体生源骤减至200余名。

“我的到手薪资也降至2500元左右，很难生存下去。”陈梦说，自2023年以来，自己感觉幼教行业的形势愈发严峻，经常听到老师们议论，哪个幼儿园又倒闭了、哪个老师又辞职了，早教培训机构也纷纷关门大吉。

“同事离职，园所事务增加，我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。”长沙市雨花区某民办幼儿园教师肖敏(化名)虽未被裁员，可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，除了负责日常教学，她还要兼顾诸多杂务，比如为了招生，她需要想尽办法“拉人头”；学校一直招不到保育员，现在她连保育员的活也要干；还需要负责拍照、拍视频；为了避免小孩下学期转学，还要维护好跟家长之间的关系等等。

面对繁重的工作负担，个人时间几乎被完全占据；拿着每月2700元左右的工资，不够开销和生活……肖敏也萌生了“跑路”的念头，她说，“事多钱少，真的很辛苦，没有成就感，对幼教的热情也在一点点消失殆尽。我准备干完这学期就离职，转行到其他领域。”

“入园幼儿逐年下降，而租金成本逐年上涨，园所日常运营成本居高不下，面临严重亏损，已无法让我园维持正常运营。本园区将于7月19日正式终止办学。”“由于多种因素导致无法正常运营，园所正在考虑转型，2024年秋季班暂停招生。”……近日，湖南多所民办幼儿园发布通告，有的遗憾告别、有的被迫转行。

■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镇东 刘家璇 通讯员 梁健愉

生源骤减，民办园“进退两难”

有的为招生使出“十八般武艺”，有的被迫转行



长沙市雨花区贝拉托斯卡纳幼儿园在开展户外活动。受访者供图

使出“十八般武艺”，招生仍很困难

“以前出生率高时，在招生方面不用下太多‘功夫’。”从业13年的民办幼儿园园长刘丽(化名)回忆，以前只靠“互相安利”，园所附近小区的很多家长就会“闻风而来”，“最火爆的时候，宝妈刚怀孕就来咨询了，生怕孩子将来出生了，到了上学的年龄会没学位。但现在，情况已经反过来了。”

长沙一家民办幼儿园园长芳姐(化名)也有同感，“2023年以前，我们幼儿园都是幼儿爆满，全园学生达到了六七百个。但今年学费打了折，都还招不满。”这家幼儿园地理位置不错，定位中高端，主打中英双语教育，今年秋季招生宣传海报发出去已经快2个月了，来报名的幼儿人数离招满的目标还很远。

“现在招生战线拉长，天天都是招生季。”芳姐告诉记者，为固定潜在生源、筹措运营资金，各家幼儿园都使出了浑身解数：特聘招生老师，发传单、拍视频、上直播、每周举办开放日活动；把闲置的教室收拾出来，开收费的绘本馆、社区书店、体适能馆，组织幼儿园厨师售卖糕点创收……

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7.44万所，共有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092.98万人。相比2022年，全国幼儿园减少了1.48万所，在园幼儿数量减少了534.57万人。这意味着，2023年，全国平均每天关闭40.5家幼儿园。

民办幼儿园招生难的背后，出生率下降并非唯一原因。为解决困扰老百姓的“入园难、入园贵”问题，2018年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中，提出了学前教育的“两个比例”：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提高到50%、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提高到80%，并且禁止民办幼儿园上市。这使得一些非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在招生中处于劣势地位。

经历

12所幼儿园关停6所 心中满是不舍与无奈

去年年底，随着最后一个孩子的身影消失在园门之外，湖南某民办幼儿园园长吴艳(化名)正式按下了这所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幼儿园关闭的按钮。

吴艳是一名在幼教领域深耕20载的教育工作者，望着该园从昔日200余名孩童的熙熙攘攘，到后来仅剩几十名孩子的空旷教室，心中满是不舍与无奈。周边适龄幼儿人数减少，加之的一所大型公办幼儿园的强势竞争，让这家民办幼儿园在性价比上显得相形见绌，招生难度陡增。

在2018年，吴艳还满怀热情与梦想，投资兴建了一所占地5000平方米的幼儿园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2019年国家政策推行普惠制，幼儿园收费从每月1800元骤降至每月800元，这一调整打破了原有的财务平衡。原先的收费标准尚能涵盖房租、教职工工资及社保等各项开支，而普惠后的价格却连基本的运营成本都难以覆盖，更别提高昂的商业房租。

受疫情影响，幼儿园关停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，欠下百余万元的房租。种种因素下，今年1月，该所幼儿园也宣告关停。“一手打造的园所，慢慢在我眼前关上大门真的很心疼。”吴艳告诉记者，三年前她开办了12所幼儿园，如今仅剩6所幼儿园，今年9月可能还将有2所幼儿园面临同样的命运。

现在，她也正在积极转型，谋划新的赛道，她说：“我不会关掉所有幼儿园，我想在寻找未来发展道路上，坚守那份对幼教事业的初心与情怀。”

